

舒嬾堂詩文存

舒嬾堂詩文存卷二

宋慈溪舒 亶信道撰 鄞張壽鏞輯

詩餘

樂府雅詞本

散天花

次師能韻

雲斷長空葉落秋寒江煙浪靜月隨舟西風偏解送離
愁聲聲南去雁下汀洲無奈多情去復留驪歌齊
唱罷淚爭流悠悠別恨幾時休不堪殘酒醒憑危
樓

點絳脣

湖上聞樂

紫霧香濃翠華風轉花隨輦洞天雲暖一片笙歌遠

水殿龍舟憶待瑤池宴閒庭院夢回春半雪鬢無人見

臨江仙

送鄧令李易初

折柳門前鸚鵡綠河梁小駐歸船不堪華髮對離筵孤
村啼鴉日深院落花天文采弟兄眞疊玉赤霄去路
誰先明朝便恐各風煙江山如有恨桃李自無言

醉花陰

試茶

露芽初破雪腴細玉纖纖親試香雪透金瓶無限仙風
月下人微醉相如消渴無佳思口知君此意矢口老

盧郎花底春寒嬴得空無睡

前調

越州席上官妓獻梅花

月幌風簾香一陣正千山雪盡冷對酒樽傍無語含情
別是江南信壽陽妝罷人微困更玉釵斜襯擬插一
枝歸只恐風流羞上潘郎鬢

虞美人

寄公度

芙蓉落盡天函水日暮滄波起背飛雙燕貼雲寒獨向
小樓東畔倚闌看浮生只合樽前老雪滿長安道故
人早晚上高臺贈我江南春色一枝梅

前調 周園欲雪

酒邊陡覺羅衣暖，獨倚黃昏看寒鴉。
兩兩下樓東著處，暗雲垂地一重重。
紅爐歡坐誰能醉，多少看花意謝娘。
也擬殢春風，便道無端柳絮逼簾櫳。

前調 蔣園醉歸

重簾小閣香雲暖，黛拂梳妝淺玉簫。
一曲杜韋娘，誰是蘇州刺史斷人腸。
醉歸旋撥紅爐火，卻倚屏山坐銀缸。
明滅月橫斜，還是畫樓角送小梅花。

醜奴兒

次師能韻

一池秋水疎星動寒影橫斜滿坐風花紅燭紛紛透絳
紗 江湖散誕扁舟裏到處如家且盡流霞莫管年來
兩鬢華

一落索

春

葉底枝頭紅小天然窈窕後園桃李漫成蹊能占得春多
少 不管雪消霜曉朱顏長好年年若許醉花閒待拼
了花閒老

前調

蔣園和李朝奉

正是看花天氣爲春一醉醉來卻不帶花歸誰不解看

花意 試問此花明媚將花誰比只應花好似年年花
不似人憔悴

滿庭芳

重陽節席上次元直韻

寒日穿簾澄江憑欄練光浮動餘霞寥汀蘆岸黃葉礫
孤花天下征帆隱隱殘雲共流水無涯登臨處瓊枝漱
瀦風帽醉欹斜 豐年時節好玉香田舍酒滿漁家算
浮世勞生事事輸他便恁從今酩酊休更問白雪籠紗
還須仗神仙妙手傳向畫圖誇

前調

後一日再置酒次馮通直韻

紅葉飄零寒煙疎淡樓閣半在雲間望中風景圖畫也
應難又是重陽過了東籬下黃菊開珊陶潛病風流載
酒秋意與人閑霞冠欹倒處瑤臺唱罷如夢中還但
醉裏贏得滿眼青山華髮看看滿也留不住當日朱顏
平生事從頭話了獨自卻憑欄

前調

送權府蘇臺道宗朝奉

聞闔天門芙蓉春殿幾年日斷難翹短蓬秋鬢端幸倚
瓊瑤南圃花邊小院西湖畔雲底雙橋歸時節紅杏露冷
月影上芭蕉明朝那可望旗亭煙草柳渡寒潮但萬

戶千門恨客歌樵戲綵光浮袞繡鳴柯響逼雲霄應回
首綺裘醉客還是獨吹簫

卜算子 苦

池臺小雨乾門巷香輪少誰把青錢襯落紅滿地無人
掃何時鬪草歸幾度尋花了留得佳人蓮步痕弓樣
鞦兒小弓一作宮

菩薩蠻

三年江上風吹淚天桃豔杏無春意今日欲開眉那堪
更別離莫折長亭柳折盡愁依舊只有醉如狂人生

空斷腸

前調

畫船撾鼓催君去
高樓把酒留君住
去住若爲情
西江潮欲平
江潮容易得
卻是人南北
今日此樽空
知君何日同

前調

畫簷細雨偏紅燭
疎星冷落排寒玉
賭得碧雲篇
金波更涉船
樽前當日客
行色垂楊陌
天闊水悠悠
含情獨倚樓

前調

杜鵑啼破江南月香風撲雨吹紅雪賦就縷金牋黃昏
醉上船年華雙短鬢事往情何盡明日各天涯來春
空花好

前調

次劉郎中賞花韻

朱簾乍捲層煙起露華深淺初疑洗困倚玉闌風綺羅
知幾重向人如有意不醉何時醉便得一枝紅猶勝
雨鬢空

前調

席上送寅亮通直

小池山額垂螺碧綠紅香裏眠鷓鴣波面翠雲開仙槎
天上來吹將紅日落懊惱嚴城角風月此時情知君
華髮生

前調 送奉化知縣秦奉議

一回別後一回老別離易得相逢少莫問故園花長安
君是家短亭秋日晚草色隨人遠欲醉又還醒江樓
暮角聲

前調

樽前休話人生事人生只合樽前醉金盞大如船江城

風雪天 綺窗燈自語一夜芭蕉雨玉漏爲誰長枕衾
殘酒香

前調

樓前流水西江道江頭水落芙蓉老畫鼓疊涼波憑欄
顰翠娥 當年金馬客青鬢蘆花色把酒感秋蓬驪歌
半醉中

前調

綺櫳深閉桃園曲劉郎老向花間宿笑臉抹流霞心知
是小琶 纖纖垂素玉掠鬢春雲綠彈了醉恩仙小窗

紅日偏

前調

柳橋花塢南城陌
朱顏綠髮長安客
雨後小池臺尋常
載酒來馬頭今日路
卻望城西去斜日下汀洲斷雲
和淚流

前調次張秉道韻

眞珠酒滴琵琶送行雲
舊識巫山夢空得醉中歸
老來心事非
江梅含日暖照水花枝短
密葉似商量向人
春意長

前調

小亭露壓風枝動鵲爐火冷金瓶凍悄悄對西窗瘦知
羅帶長 欲眠思殢酒坐聽寒更久無賴是青燈開花
故故明

前調

流年又見風沙送鈞天回首清都夢塞雁幾時歸鏡中
雙鬢非 綠袍同冷暖誰道交情短愁斛若爲量還隨
一綫長

前調

次瑩中元歸韻

白蘋洲渚垂楊岸藉花未放青蒲短斜日畫船歸背人
雙鷺飛 醉眠金馬客不道風塵隔紅影上窗紗小庭
空落花

前調 湖心寺席上賦茶詞

金船滿引人微醉紅綃籠燭催歸騎香泛雪盈杯雲龍
疑夢回 不辭風滿腋舊是仙家客空得夜無眠南窗
衾枕寒

前調 別意

江梅未放枝頭結江樓已見山頭雪待得此花開知君

來未來 風帆雙畫鷁 小雨隨行色 空得鬱金裙 酒痕
和淚痕

前調 次韻

香波綠暖浮鸚鵡 黃金捍撥天絃語 小雨落梧桐 簾櫳
殘燭紅 人生閑亦好 雙鬢催人老 莫惜醉中歸 醒來
思醉時

前調

綠窗酒醒春如夢 小池猶見紅雲動 露溼井幹桐 翠陰
生細風 雨過芳塘淨 畫闌中 永門外 立雙旌 隔花

聞笑聲

前調

憶曾把酒賞紅翠舞腰柳弱歌聲細縱馬杏園西歸來
香滿衣寶車空犢駐事逐孤鴻去搔首立江干春蘿
掛暮山

蝶戀花

置酒別公度座閒探題得梅

雪後江城紅日晚暖入香梢漸覺玲瓏滿髣髴臨風妝
半面冰簾斜捲誰庭院折向樽前君細看便是江南
寄我人還遠手把此枝多少怨小樓橫笛吹腸斷

前調

深炷薰爐，小院手撚黃花，尙覺金猶淺。回首畫堂雙語燕，無情漸漸看人遠。相見爭如初，不見短鬢潘郎。斗覺年華換，最是西風吹不斷。心頭往事歌中怨。

減字木蘭花

用舊韻戲吳奉議

眉山斂額往事，追思空手拍雁字。頻飛生怕人來說著伊。閑拋繡履，愁殢香衾，渾不起。莫似揚州，只作尋常薄倖休。

前調

賦錦帶

碎紅如繡搖曳東風垂綵綬擬倩柔條約住佳人細柳
腰蜀江春綠爭似枝頭能結束纖手攀時欲綰同心
寄與誰

木蘭花

次韻贈歌妓

十二欄干褰畫箔取次穿花成小酌綵鸞舞罷鳳孤飛
回首東風空院落杳杳桃源仙路邈晴日曉窗紅薄
薄傷春還是懶梳妝想見綠雲垂鬢腳

前調別意

金絲絡馬青錢路笑指玉皇香案去點衣柳陌墮殘紅

拂面風橋吹細雨 曉釵壓鬢頭慵舉 恨裏歌聲兼別
苦西湖一頃白菱花 惆悵行雲無覓處

前調 蔣園口號

琉璃一片春湖面 畫舫遊人簾外見 水邊風嫩柳低眠
花底雨乾鶯細轉 鞦韆寂寂垂楊岸 芳草綠隨人漸
遠一番樂事又□□ 金盞莫辭紅袖勸

浣溪紗 次權中韻

燕外青樓已禁煙 小寒猶是薄勝綿 畫橋紅日下秋千
惟有尊前芳意在 應須沈醉倒花前 綠窗還是五更

天

前調

和葆光春曉飲會

金縷歌殘紅燭稀
梁州舞罷小鬟垂
酒醒還是獨歸時
畫棟日高來語燕
綺窗風暖度游絲
幾多綠葉上青枝

前調

和仲聞對茶

黑白紛紛小戰爭
幾人心手鬪縱橫
誰知勝處本無情
謝傅老來思別墅
杜郎閒去憶廬兵
何妨談笑下遼城

前調 勸酒

雨洗秋空斜日紅青蔥瑤轡玉玲瓏好風吹起□江東
且盡紅裙歌一曲莫辭白酒飲千鍾人生半在別離
中

前調

□□□□點碧塘雨荷風捲綠羅裳管絃□□□魚榔 游
女漫能歌白紵使君不學野鴛鴦桃花空解悞劉郎

鵲橋仙 呂使君餞會

教來歌舞接成桃李盡是使君指似如今裝就滿城春

忍便擁雙旌歸去 鶯聲巧囀花心爭吐無計可留君
住兩堤芳草一江雲早晚是西樓望處

舒頰堂詩文存卷二

錄校輯宋金元人詞舒學士詞目錄後趙萬里附記

按舒學士集久佚其詩餘載樂府雅詞凡四十八首江山劉毓盤先生嘗云於范氏天一閣見舒學士集十卷錄其詞一卷校以雅詞多醉花陰送陸宣德一首此說也余頗疑之按送陸宣德一詞始見於梅苑與月幌風簾一首銜接不注撰人歷代詩餘誤以爲舒作不圖與天一閣本適合以梅苑原文校之文字又不盡同此不可解也檢阮元天一閣書目及薛福成天一閣見存書目均未見有舒學士集果范氏藏書有出於目外者也

意劉君篤老著書其所稱引或有出於記憶所謂天一閣本者非依託卽誤記也附書於此以質世之博雅君子萬里記

附錄

醉花陰

送陸宣德

梅苑無題

粉輕

梅苑作妝

一捻和香聚教露華休妬今日在尊前只爲

情多脈脈都無語

西湖雪過難留

梅苑作留難

指廣寒歸

去去後又明年人在江南夢到花深

梅苑作開花處草粹編同

處

詩餘二

十三

舒頌堂詩文存卷三

宋慈谿舒 直信道撰 鄞張壽鏞輯

記 銘

翠巖山寶積院輪藏記

有大寶珠藏於無朕辯如喫詬無所措言明若離朱莫
能寄目眾生積業墮在無明我佛如來慈悲哀愍以身
圓應俯視羣機於無相中發露光影重重接引遂有多
門結集流傳卽經律論護持開示世不乏人鄞嶺翠巖
院名寶積有長老者曰智才師於佛事門不拾一法廣

莫檀信鳩集眾工繕寫奉安建爲輪藏自丙辰歲迄戊
子年凡閱三冬能事告畢有一居士施不及財目覩勝
緣五體投地恭敬作禮而發願言願諸眾生觀相生想
令一善念念念不停如是輪藏無暫休歇以至八部一
切諸天在家出家善知識等若聞若見發大道心亦如
是輪永不退轉則是藏也無量功德天上人間窮劫讚
歎豈能盡云

西湖記

湖在州城之西南隅南隅廢久矣獨西隅存焉今西湖

是也其縱南北三百五十丈其橫東西四十丈其周圍總七百三十丈有奇其中有橋二絕湖而過曰憧憧天禧間直館李侯夷庚之所建也然僻在一隅初無遊觀人跡往往不至嘉祐中錢侯君倚始作而新之總橋三十丈橋之東西有廊總二十丈廊之中有亭曰眾樂其深廣幾十丈其前後有廡其左右有室而又環亭以爲島嶼植花木於是遂爲州人勝賞之地方春夏時士女相屬鼓歌無虛日亭之南小洲前此有屋纔數椽乃僧定安守橋之所後浸廣今遂以爲僧院壽聖是也其西又有佛祠四并其東皆

鄉士大夫之所居其北有紅蓮閣大中祥符中章郇公嘗
倅是州實勅之有記在焉閣之北卽郡酒務故時使人卽
湖以汲水勞費甚乃隄湖之中畜清流作樓於其上以輓
轆引而注之至今以爲便然是湖本末圖誌所不載其經
始之人與其歲月皆莫得而考蓋嘗聞之父老明爲州瀕江
而帶海其水善泄而易旱稍不雨居民至飲江水是湖之作
所以南引它山之水畜以備旱歲始末之信也熙寧中歲大
旱闔境取給於其中湖爲之竭旣又穴爲井置廬以守之鄴
令虞君大寧嘗記其事刻石於壽聖院乃知父老之傳不誣

也錢侯去距今幾三紀矣而湖輒浸廢不治其亭南旣隄以爲放生池瀕湖之民又緣隄以植菱芡之類至占以爲田淀淤蕪沒幾不可容舟元祐癸酉劉侯純父來守是邦適歲小旱乃一切禁止而疏浚之增卑培薄環植松柳復因其積土廣爲十洲而敞壽聖之閣以其名名之蓋四時之景物具焉湖遂大治然其意初不在遊觀也古人於事蓋不苟作惟其利害伏於久遠難知之中所以後世貴因循者或莫之省而好功之士至樂爲之紛紛也明有數湖危於廢者不特是湖也若劉侯可

謂有志於民矣故具論之以冠諸圖庶來者有考焉元祐甲戌三月

西湖引水記

按州圖經鄞縣南二里有小湖唐貞觀中令王君照修也蓋今俗里所謂細湖頭者乃其故處焉湖廢久矣獨其西隅尙存今所謂西湖是矣明爲州瀕海枕江水難蓄而善泄歲小旱則池井皆竭而是湖所以南引它山之水爲旱歲備也熙寧乙卯歲大旱湖輒涸建中靖國改元之夏秋不雨湖又涸民渴甚至穴窰下瀝穢滓以飲

而國家將有事于郊丘上供之舟復阨不得進公私交
病上下狼顧漫不知所爲策者州於是以其事屬監船
場宣德郎唐君君卽由南門道河上凡八十有五里抵
所謂它山堰者躊躇相視遂盡得其利病蓋所謂它山
者四明之眾山萃焉一山作雨則澗壑交會出爲漫流
方歲小旱眾山未必皆不雨而溪流未必遂絕也特河
勢中窳循兩堤率支渠釀泄以去以故不得行蓋非特
天時之罪也君旣得其所以爲利病審不疑矣乃屬民
盡堙諸渠口而稍浚上源因以其土窒補堰隙復累石

於其上以遏入江之羨流於是水稍引以北顧獨距城
十數里河赤地裂深尺餘凡邦之人莫不皆謂水無可
行之理要非淹旬積雨莫能濟也君謂審如是豈人力
所能及哉頗聞善政王侯實始作堰以茲水賜其拜人
廟貌固在焉其能漠然乎卽爲民致禱焉一昔而水輒
薄城下不數日湖流漫然至清冽可食而行舟於河不
復留礙蓋稚驪叫里巷相屬一方遂以無虞噫侯一何
異哉雖然前此湖蓋嘗涸矣無有能發其利者發其利
自宣德君始君誠善其始矣顧非侯以相之則莫能善

其終蓋宣德君身筦庫之責而能用意勤民之事侯生
既施勞於人而沒猶炯炯如此蓋皆可謂有志於民而
與夫世之任人責而不思憂視民災而莫知救者顧可
同日而語哉侯諱元暉史不傳不知何許人也唐大和
中實令是邑得之父老自它山以北故時皆江也谿流
猥并與潮汐上下水不蓄泄旱潦易災侯爲視地高下
伐木斲石橫巨流而約之率三入江七哀於河漑田凡八
百餘頃其功利溥矣故民至今祠之宣德君名意字居
正江陵人也乃祖若父以風節文章聞天下而君清直強學

不苟於其職克似其家世者也既德侯之賜不敢忘斥金以致飾其像設矣又屬余以紀其事余以謂天時之不常久矣安知歲不旱而湖無涸乎故具論如此且以著一君之志而因以告夫後來者使有考焉冬十月吉記

水利記一 案卽風壩礮記

鄞於明爲劇縣占鄉十有六而公私之田無慮幾萬頃其瀦以蓄待灌漑者旣無幾而凡所以爲扞防釀導之具吏又忽不時省頽漏廢圯十或八九不幸天時稍愆

亢則其涸可立待而民輒病間無如何注江流以趨一時之急且鹹鹵至腐敗諸苗稼積不已往往田遂瘠惡遂廢不足耕種不可下光祿虞大夫爲邑於此始與民圖之卽北渡之西面風壩積石爲碶以卻暴流納淡潮旣又自州之西隅距北津䟽淀淤之舊增卑培薄以實故堤而作閘於其南拒所謂鹹水以便往來之舟而東西管數鄉之堰碶隨以繕完者凡六所蓋用工一萬一千有奇而溉田五千五百餘頃假財於賑貸之餘而公不費役民於旣病之後而私不勞於是邑人相與傳之

願有以久大夫之賜於無窮而舒亶因系之曰蓋治古之盛其不免於天時之不齊或與後世同唯所以應之者與後世異故旱不能乾水不能溢而民不災堯王之政事弊於苟偷之俗久矣朝廷方慨焉比歲以來深詔執事而農田水利之官徧天下恩施厚矣而或者不能推致其意以暴之民信誕相沒使功實或漫不可考嗚然詆法至引之於歲嗚呼由是以考鄴大夫之政其盡心果何如哉雖然天下之事積在多成在久雖古之成順致利者亦不能以易此則虞大夫之志豈敢以此自必

於無窮哉亦唯來者申之而已謹記

水利記二

案此及後篇皆捐廣德湖也

是湖千頃有四利焉當春夏秋四明諸山積水東注浩蕩泛濫有如海潮居民廬舍往往淪沒不一二日輒下以是湖納之一利也方其旱歲七鄉之田引以灌漑而漕河北取以濟公私往來之舟二利也菰蒲鳧魚四時不絕凡村落城市之民無田以耕無錢以商者莫不仰食於此三利也歉歲窮民以蕁根爲聖米蓋自別邑他州爭取而食者不可勝數四利也嗚呼其利溥矣有心

於民者繕其堤防謹其經界時其啓閉禁其畜牧可也
而或者徒見其沙沫淺淀乃欲議以爲田獨不知沙沫
爲田則湖遂廢矣古人戒始作俑者意顧不在此與越
之鏡湖白馬湖可見矣沙沫地纔四十頃參天下顧少
四十頃田哉今夫導一渠浚一井猶苦其勞費積日月
而不之成奈何欲規四十頃難必之利而遂廢千頃已見
無窮之利哉誠有心於民者姑思之毋忽焉邑人舒璽題

水利記三

或謂是湖堤塘善頽每一浚築則取材調工於並湖之

民亦勞費矣今誠能卽其膏沃少損爲田歲積穀以爲繕修之備亦因利之利也是不然自慶曆丁亥距今元祐癸酉凡四十七年矣而湖堤之修前荆公中張侯洵最後段君藻蓋未始數也夫利害未嘗不相隨顧大小如何耳今置大利而顧小害未可謂知務也堤所以善頽無他由啓閉不時而畜牧陵踐故耳此縣令之事也嘗得聞父老謂段君治是湖頗力增卑培薄植榆柳於其上凡一百二十丈置之列亭刻石載其數目姓名使分守之而一切禁止誠持久能如此湖復何患哉

戊辰遊山題壁記

元祐戊辰閏十一月己巳自西湖懶堂率臨海趙逢當
時出江東宿延福庚午過東山永安己巳歲癸酉入大
梅護聖觀常師舍利錫仗鐵鞭象齒丙子上保福己卯
抵金峨眞相謁中禪師辛巳鄞江張宏公度吳升潛道
至自郡留一夕往象山壬午遊金文還宿西堂甲申同
中師離瑞相今偕師下東山迤邐以歸蓋在山間十有
五日得僧院者六獨辛巳晴和登山爲鬪草之劇餘輒
雨雪所謂梅子眞鍊丹井法華泉石柱山雲外庵皆欲

往不果而公度約余道奉川境上遊安巖雪竇諸山且復不至亦遺恨也

香山智度寺新鐘銘

慈溪香山智度寺作鐘樓而鐘不稱於是正覺禪師謀新之一治而就實元符改元十一月五日也是寺真應大師真身在焉冥感旁通四走檀施則是鐘不日而成豈特人力也哉亦樂居士舒匱聞而贊歎爲之銘曰三界冥冥白日夜行非雷非霆聞者震驚是聲非空破一切聾十方三世不離其中是聲非有假一切手復歸於

盡誰作誰受是大因緣具大神力非聲而聲不德而德
其萬斯年與世作則

已上乾道圖經

宋故上護軍致政羅公墓誌銘

哲宗皇帝卽位改元之二年詔曰知開封府開封縣羅
適豈弟廉平出於天性視民疾苦如在于已朕惟京師
大眾之地宜得仁人往體朕心可權發遣開封府推官
公事當是時天下曉然咸知天子仁聖所以惠養元元
之意至深厚而公行治暴耀翕施爲一時公卿大夫之
所歎譽謂且用世矣旣而推遷出入奔走使事凡十有

餘年比還得對天子而公老矣於是遂致其事以歸歸
之三年夏明適大旱公曰民病甚國事也余雖老且得
謝竊服明詔所以褒諭甚寵夙夜念不報萬分義終不
忍以仕已貳其心頃令江都旱命浮屠氏作瑜珈法禱
於揚子江神驗乃卽佛祠用前法方袞暑自夕通旦擊
蹠曲拳百拜不少間因以感疾浸劇遂卒於其家實建
中靖國元年辛巳八月十有六日乙巳也公諱適字正
之世謂台州寧海縣人曾祖爽祖德誠皆不仕父允明
贈中散大夫公兩舉鄉書第治平二年進士尉舒州之

桐城縣俗習病不知醫獨用巫治公一日屬羣巫盡取所謂像設焚之庭下卽捐私帑市藥以予民旣又石刻方書以示後用舉者移兗州泗水令山東曠地數萬頃民佃居幾數千戶部使者欲取以規利以禍福撼公使任其事公力建不可使者卒感悟改著作佐郎知曹州濟陰縣居數月察訪使人飛語奏劾公輒奪官去父老詣闕訴留者殆萬人朝廷察之以天平軍節度推官還舊治閱二歲復官如初守臣以公最上卽徙知開封府陳留縣畿甸宿兵餘數萬主將不得其情方春閱俄

有以變告者僚佐惶駭噤不敢出氣公笑曰妄人也卽其眾杖之軍以無事上遣內侍刺知德音爲稱善邑當孔道四方宦游死不能歸而旅殯佛廟殘骸破棺無復主名以數千計公請于朝卽縣之東南隅葬之有官於南方溺死其妻挈孤惇勾於道公館之傳舍解衣輟食衣食之卒移其所居州里親黨使收恤以去開封府軍巡院官闕以公攝事院獄淹不決寒餓疾病相枕籍狼藉吏玩爲常公至則首懲其黠吏一疏其連坐之無辜者出之斥案牘之無用者爲衣衣之宿垢陳敝不閱月

殆盡朝廷患市易積乾沒張職鈞考公與辟爲屬同列
有忌公前數出異論者官長謀爲君罷之公曰進已退
人非所願也去知揚州江都縣前此更七令皆不得以
理去訴牒日盈庭大抵緣逋賦不能均公以保伍法集
民廡下給筆札使自列人人得其平淮俗類窳農惰
不勸公爲易置耕器身自教督之朝廷議鹽法使者哀
意欲以強民他郡縣皆應矣公獨弗聽人莫不爲公危
之公曰爲國愛民令職也縱得罪何憾事卒寢時近臣
有薦公可任劇召對久不報會大臣守揚最爲知公者

歸相天子於是擢知開封府開封縣就遷府推官未幾
除提點府界刑獄兼相度京西等路水利畿邑溝洫久
湮芟歲積潦田至種不得下公設法疏畎之民始不病
廣濟軍南里堤田凡數千頃地形相傾水上下交爲患
公行視卽下流醜爲渠以注之淮其功利居多朝廷賞
之公曰僚吏力也推不受雖不行公志也兩浙道蘇秀
水議者不一朝廷遣專使相視經理而又以公爲提點
刑獄佐其事經費不貲民力殆不支公不及請輒發常
平貸助之朝廷爲薄其罪最後移京西北路提點刑獄

熙寧中河北災詔許流民處荒土汝州幾數百戶至是
或者規其地以冒佃告數更有司不能判公請如方田
法民以莫居蓋公少長田間於民事無所不知故仕宦
自初暨終更十任而六爲長官其所設施初雖若煩碎
及其既久上下情得是非曲直至則辨察事無大小罔
不飭舉教條所下吏服民聽如父詔子以至四爲監司
一切務在恤民隱戒督官吏必先廉恕而於水事尤爲
不苟有勞以故所至稱治去則人思之多爲立生祠而
論者以謂有古循吏之風信然公資渾厚質直不華臨

事疑疑信理直前不冒爲利害俯仰聞人之善獎與成
就惟恐不力急人艱厄勇往不倦如赴嗜欲俸祿所入
應手隨盡未始爲子孫後口毫髮計其事親孝於兄弟
友待親戚交舊篤恩義立然諾異母兄欲異財聽其所
欲取季弟死爲擇婿嫁其婦又嫁其女如已出初未知
學自大母族黨發之其後家困爲撫育其孤女妻之士
族嘗學於鄉先生旣死與教養其子至分俸以舍之太
學少舉進士與友生偕上中道輒臥病他皆委以自便
公獨留不去故人死久不能舉唱鄉人營宅兆卜日月

哭泣以葬之有使者數侵公他日公出使乃在部中初
疑其不能忘也公曰本自不計無可忘者蓋公義節厚
德類如此而多至不可勝數平日與客語常謂愛人之
憂然後可以樂其樂蓋其意向所在大抵不以私自營
晚雖退休志猶不衰而其餘力長智若尙可以爲世用
近臣使者方且交章而公亡矣人莫不惜之公好古強
學雖老不廢書當嘉祐治平間學者方事聲律而公已
能用意經傳然頗獨嗜易其所爲注解合其他歌詩章
疏碑碣雜文僅百卷雅意藏書凡遺文古事與夫國朝

新書家多有之晚歲奉佛尤嚴云公享年七十有三官
自著作佐郎換宣德郎七任爲朝散大夫勳至上護軍
服五品中散公兩娶前吳贈慈溪縣太君後周贈金華
縣太君公卽金華出也娶周封永嘉縣君男六人四亡
曰璪曰球皆爲太廟齋郎女九人一亡長歸陳師漸次
陳惇次王庭筠次朱充皆舉進士一在室餘尙幼以崇
寧元年壬午三月初七日壬辰歸葬於寧海海游之東
原公雖世居寧海而嫻舊多在明且愛其湖山可樂去
墳墓爲不遠遂家焉此訃至於其鄉父老爲置位聚而

哭者凡三日余與公少同筆硯又爲同年生又嘗爲同僚今又爲同里投分實四十年自公寢疾得日造其門追治命與之握手而訣且詰其所欲屬我者曾不及他夫豈謂余自足以深知其心而不待言與故當其葬也爲具論其平生泣而爲之銘曰允矣羅公其德孔夷維人之憂弗苟弗隨維聖天子民瘼是咨大衆之區曰唯京師其往贊哉莫如汝宜孰荒我田有黍離離水行地中自公來尸耄稚舞歌匪唯無飢凡利在人弗問細微暨厥行路枯樹弗遺內外戚疏豈不異施我罔不盡思

利愛慈百爾士夫孰一于茲公取而足其賢可知黜黜
故原公乎其歸寧我邦人百世是思爰憩彼郊其生有
祠配古社神春秋祀之

台州府志

宋故明長史王公墓誌銘

先生諱說字應求其先睦州人也五代時曾祖耕嘗推
奉國軍節度事因家焉今遂爲明之鄞人祖簡父昭文
不仕娶高氏再娶李氏五男筠叟瑜玩琦珩皆舉進士
三女二歸爲士人妻一尙幼先生元豐八年八月六日
以疾卒于家享年七十有六以明年三月三日葬於鄞

之桃源鄉清泉里從新卜也明有五先生前則慈谿楊君適杜君醇鄞王君致其後則奉化樓君郁與先生其人也之五人者皆以行誼術業表其州鄉者也楊杜王死久矣而樓死今先生又死於是鄉人相與泣而言曰先生無遺矣凡我鄉邦其將誰以咨故實決疑事乎後生子弟將何所矜式乎先生敦靜和易退然似不能語與人交雖久近莫得而親疎以其學教授鄉里三十餘年一時朋輩與門人弟子去而仕宦有老而歸與未歸而死者矣而先生于是始得一命爲州長史無田以耕

無桑麻以衣又未嘗言利于鄰里朋友窮閭陋室妻子相對自眾人觀之若不可以一朝居也而先生敝袍糲食頽然卒歲不知富貴利達與夫阨窮貧賤之可以擇而處也嗚呼若先生可謂知德者矣昔者顏氏子不遷怒不貳過夫子止以爲好學至于簞食瓢飲在陋巷不改其樂乃獨稱以爲賢然則賢者之所爲果不在此而在彼歟先生之窮甚矣人固莫不知而哀之然其能知先生之所以能窮者乎於是當其葬也門人舒匱爲之銘曰冠黻峨兮佩陸離紛鐘鼎兮妾馬肥謂可搏而有

兮胡寧乎突梯謂之足願兮又孰有以易之庸詎知夫
先生兮邈古人乎予追渺一世兮銖錙糝藜藿兮不饑
白首青衫兮不卑桃源南兮望春西山叢叢兮水漪漪
生所居兮死所歸志兩獲兮又何悲曠千載兮尙誰期
九原可作兮嗚呼在斯

貞羣案王長史墓於清道光十九年爲江三所發書
志石者京兆杜侄題籤者浚儀向宗譜也

宋故祕校郭公墓誌銘

郭君諱渾字仲醇其先汾陽人居四明五世矣曾祖諱

師從龍宦吳越爲諫議大夫祖諱繼崇任太子太傅父
諱璉口潛德不仕以子故封大理評事再封大理寺丞
蓋寺丞有子二人長曰暨第進士位於朝今爲屯田員
外郎其一人卽君也生而俊邁風韻秀爽不雜流俗性
耿易不爲歧曲崖岸議論口直無所回容諱避中心坦
然絕無一毫芥蒂讀書務窮聖人之奧旨剔去傳注不
爲膚聞淺見者之所道也發爲辭章遒麗精密學耆無
不喜悅被鄉大夫薦不利于有司慨然有終焉之志歸
以詩書自娛放宕山水閒若將終身焉餘十年矣一日

朝廷廣搜擇之路凡籍名貢部者限年特與奏名適詔
下君在奏中州郡勉口駕奏以行覆試于口賜第以歸
踰年法當擬官左右皆勉君西去行李及泗解口一夕
被疾遽卒於口吁可痛哉乃熙寧十年十二月十有四
日也寓窆於僧舍焉訃至嗣子敦方號泣殯滅奔赴越
數千里扶護東下以元豐四年十月二十九日壬午葬
於慈溪縣石臺鄉光德村太平里先塋之側也享年六
十有四娶俞氏有子曰敦方曰敦仁曰敦復曰敦臨四
人皆業進士女五人長適前池州軍事推官童于次適

進士張孝臻皆郡人餘尙幼葬有日矣予旣知君爲人也於是與之爲銘銘曰謂命不授胡材之茂謂德必懋胡艱爾祐□□於君其孰能究必曰詒謀以大爾後浩案自同治間斯誌出土其地向□郭家墓得此始知舊時命名之義墓讀如黃墓渡之墓音莫故切與古音合相傳吾邑金川石臺兩鄉郭氏最爲鉅族今微甚矣然兩鄉村落社廟橋梁津渡因郭氏取名者所在多有故老所傳蓋信據誌郭師從居四明已再世任吳越官至諫議大夫自來郡邑志皆失載吳任

臣十國春秋有傳傳云師從合肥人田頴婦弟也隸
額部下文穆質宣州時多方保護後隨歸杭州累遷
浙西營田副史忠獻王時拜同參相府所載爵里與
誌不合而文穆王世家及田頴傳師從又倒爲從歸
考五代史記吳越世家及吳越備史並言頴母保護
文穆無一語及師從五代史及九國志並有田頴傳
井不及文穆事不知吳氏譏傳何所據也漢書諸侯
王表序云乃作左官之令服虔曰仕於侯國者曰左
官此云左官猶言左其也郭渾熙寧九年進士郭暨

皇祐元年進士童于鄆人嘉祐六年進士並見乾道
圖經進士張孝臻歷志俱不載張氏譜稱孝臻登元
祐九年進士娶郭氏與誌相符當可依據舒懶堂文
集百卷宋元志所載僅存百一金石文字尤所希見
是可寶也 又案碑高三尺廣二尺八寸額篆書宋
故郭君祕校墓銘八字四行徑三寸四分誌銘二十
五行行二十二字正書徑一寸銜名二行字不等第
一行題通直郎知制誥知諫院兼判國子監兼判國
子監兼判司農寺騎都尉賜紫金魚袋舒亶撰第二

行題朝請郎知棣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事兼提點
汴口博州巡檢司公事護軍借紫陳詵書并題蓋案
陳詵象山人慶曆六年進士

舒嬾堂詩文存卷三

舒嶺堂詩文存補遺

宋慈溪舒

亶信道撰

馮貞羣輯

詩

七律

含珠林

何代神僧機匠深
手栽珠樹作珠林
獰龍離穴領初鑿
老蚌出泥光易尋
海近鮫人工迸泣
山深木客費愁吟
開窗夜半不成寐
明月時時照我心

七絕

題明覺寺住在堂

案六章見卷一

不管霜毛不貸人
一年舊事一年新
山窗未曉聞山樂
可是梅花漏泄春

風吹雨腳細於絲
冷暖渾如寒食時
不待千山消盡雪
小紅已到杏花枝

沙溪過雨半清渾
徑石高低帶雪痕
又見山農話春事
腰鎌兩兩喚兒孫

斷橋高下路橫斜
隔水人煙四五家
雨後一枝紅帶雪
風流不道有巖花

只見青山無水聲到頭耳目未全清年來賞遍江東寺
纔入今宵睡未成

六國干戈擅霸圖先生談笑有工夫不知當日縱橫夢
曾識水聲山色無

題崇福禪院

案其二
見卷一

一峯傍倚兩山朝雪裏龍孫響佩瑤長與幽人發高興
不辭雨雪過溪橋

上雪竇山奉慈禪院

白雲堆裏笑呵呵上接天衢不較多翠鎖亭臺山月冷

香風吹滅盡莎羅

已上延祐志

蘆山寺

案六章見卷一

江雲扶雨暖溶溶來往東西只信風早晚晴陰渾不定

青山半在有無中

鵝鴨相呼初出田昏昏雲日澹平川寒雲數簇山南北

不見人家空見煙

蘆山寺志

賦

舜琴歌南風賦

帝舜作琴以歌南風

帝意雖遠琴音可通欲發揚於孝道遂歌詠於南風寓

意五絃寫生成之至德託言萬物荷長養之元功粵其
耕稼陶漁至爲君聰明睿智積諸己日深致孝之念躬
盡事親之理以謂鞠養之德欲言之不足生育之愛欲
報之何以緣情指物孰形孝子之思流詠在琴具載南
風之旨時其比屋熙久巖廊靚深包我萬慮寫於一琴
協天地以同趣按絲桐而播音作以叙情適在無爲之
日薰兮入奏永言至孝之心蓋曰風之於物也有化養
之恩覃親之於己也有劬勞之德博眷物理之明甚假
琴聲而遠託一彈而歡意具寫再鼓而羣心咸若按絃

而奏聲參韶樂之淳寓象而言義並凱風之作議夫琴求以意而不求乎形器帝樂在孝而非樂於絃歌感民之義豈並於北里思親之志固深於蓼莪藏韻於心非止解一時之慍寄聲於政又將陶萬國之和自是正音暢而化洽幽遐協氣流而時消涼懣懣聞門聽之則翕爾和順朝廷聞之則歡然感厲風被乃俗功歸於帝又得夔工之奏同樂於民不煩鄒律之吹阜財於世茲蓋淵默玩意優游面南歌孝風之遠暨託琴理以中含惜乎道與世汨樂非德參操變而亡徒起後人之歎音調而

理空聞前史之談夫豈知昔者導樂理之淳淳達孝思
之進進內將報德之罔極外以格民之大順然則歌琴
之意至矣哉莫如虞舜

宋文鑑

附錄

同舍弟泛舟西湖登畫錦堂步至紫翠亭望嬾堂
景物懷故龍圖舒先生 王庭秀

城中十頃湖雲水相演漾春風破冰谷拍岸新流漲平
鋪鴨頭綠澹拖蒲萄釀朱薈媚孤嶼梵宇麗相向萬瓦
生清暉千花聯錦帳晨曦照炯炯芳氣浮泱泱日暮姿
態妍煙霞渺空曠誰將水仙境聊借詩人仗臥護五羊
城追懷老詩將微吟示清野鏖戰得閑放變化無端倪
虛無落名狀坐令湖上景勝絕神宇王當時經行地藻

麗隨屨杖斯人今則亡物色亦摧喪他年牛馬走曾拜
丈人行塵埃久漂泊歲月成漫浪問訊懶堂居松菊忻
無恙尙意壁間聲時賡朱絲唱撫事重興嗟陳迹徒悵
望哦公十洲詩風月爲悽愴

舒中丞園

豐滿敏公與中丞同學於樓氏及入朝
嘗薦中丞自新法行而趨向異然歸里

後與之唱和不絕四休間公亦然可以見其大
雅而洛蜀諸公自相矛盾以啓曠林之爭可嗤
已也

全祖望

懶堂風景眞明瑟舊是豐周共學區一自黨人分部後
重湖詩社強相於

十洲詩與梅花豔湖曲誰傳宿老家三復王郎憑弔句
謂王庭秀遊嬾堂詩我來亦自重咨嗟

嬾堂記

全祖望

鄞西湖十洲之尾舒中丞信道嬾堂在焉中丞本貫慈
水通籍後居鄞今城南行春碕旁諸舒皆其裔孫而城
中則明嘉靖中長史纓是也杲堂先生輯甬上前輩詩
不知而闕之嬾堂在錦里橋之南居人呼之曰隄底以
其爲島嶼之盡境也實與樓楚公畫錦堂紫翠亭墨莊
相望至今居民尙呼舒官人巷中丞游天童詩曰昨夜長

鬚城裏回報道湖上秋風來醉園雨過月臺冷籬根白
菊看看開忽見江頭江月白紛紛笑語城東陌一尊北
酒一枰棋未到懶堂猶是客題十洲松島詩曰歲晚何
人同寂寞水西我有讀書堂皆指此也王庭秀遊西湖
詩曰誰將水仙境聊借詩人仗微吟示清野鑒戰得閒
放坐令湖上景勝絕神宇王間訊懶堂居松竹忻無恙
其景物之爲人追慕如此志乘皆不錄非闕歟中丞爲
樓正議公高弟 本屬正學特以附麗荆公遂爲呂蔡
一流力與坡翁爲難良可惜也當時句餘人物如豐清

敏如周南雄如陳文介如蔣金紫寄公如陳忠肅如晁
景迂蓋極一時之盛獨中丞臭味不同而卒亦不得登
兩府乃知逐勢之爲無益也吾鄞之不以中丞爲前輩
并其故蹟亦鮮稱道者得非以是故歟雖然中丞之文
采則不可掩故南雄與相酬答有舒周唱和集而忠肅
亦預於十洲之會凡吾鄞之勝地率以中丞詩著而湖
上尤爲總持此予之惓惓而不已也予家十洲之煙嶼
於嬾堂最近雖竹石俱無存者然每過之未嘗不愛其
明瑟徘徊良久嬾堂之後人乾道八年進士烈受業沈

策判公權爲程氏之學云

墨莊漫錄

張邦基

舒信道敗荷詩云忍看夜影分殘月別送秋聲入晚風
前輩云一羣之政觀於酒一家之政觀於齋蓋二物若
善則其他可知矣謫居四明幾二十年獨以詩爲樂常
得句云春禽得意千般語澗草無名百種香自喜之旣
而曰此聯可入箋注不可以示人遂改去不用之 七
言絕句唐人之作往往皆妙近人亦多佳句其可喜者
不可槩舉予每愛舒信道村居云水繞陂田竹繞籬榆

錢落盡槿花稀夕陽牛背無人臥帶得寒鴉兩兩歸

谿上遺聞

尹元煒

舒寬字信道邑志有傳居大隱山至今有學士橋全謝山詩話信道居慈之鳳凰山麓解組後寓居鄞之月湖卽今所謂隄底時人重其所居謂舒官人巷是也著有嬾堂集謝山嬾堂記鄞西湖十洲之尾舒中丞信道嬾堂在焉中丞爲樓正議高弟本屬正學特以附麗荆公遂爲呂蔡一流力與坡翁爲難良可惜也當時句餘人物如豐清敏周南雄陳文介蔣金紫寄公如陳正肅

晁景迂蓋極一時之盛獨中丞臭味不同而卒不登兩
府乃知逐勢之無益也然中丞文采自不可掩也 十
洲唱和凡四家一爲太守劉琨一爲倅陳了翁一爲王
亘其人無可攷其一則舒中丞信道也四明圖經所載
謝皋羽舒臨海故宅詩破壁溼海蘚水邊日氣蒸云是
舒公宅其孫艾且仁昔公初作尉視事卽斬人上書稱
臣直待罪滄海濱天子有詔至汝直可治民爾時王荆
公上方邑之鄞聞此輒異之久會公秉鈞謂此非狂狷
引用至中丞立朝思蹇謬庶以報君親蘇公下詔獄讒

者用事新於此與有力豈爲重其身晴風吹海雨山川
尙橫陳俯仰勿大息徒爲驚爾鄰觀此詩則荆舒之交
已在介甫作鄞令時非荆公旣大用信道始附之也

光緒鄞縣志

徐時棟

舒中丞實有園在西湖歸里後與豐清敏周四休唱酬
陳忠肅晁景迂咸與焉所謂嬾堂者也在錦里橋之南
居人呼之曰隄底以其爲島嶼之盡境也至今尙呼舒
官人巷

舒嬾堂詩文存 附錄

五

四明館書
約園刊本

舒嬾堂詩文存附錄